



華精著名界世

子 與 父

譯峯 林 / 著原夫涅格屠

行印局書文正



子 與 父

譯峯 林 / 著原夫涅格屠

本書人物表

-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 地主，退隱的文官。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哥哥，退伍軍官。
阿爾卡狄（暱稱：阿爾卡夏）·尼可拉以奇·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長子，大學畢業生。
葉夫金尼（暱稱：葉紐夏，或葉尼謝席加，葉尼新加）·瓦西里以奇（或瓦西里葉夫維奇）·巴扎洛夫 阿爾卡狄的同學，醫科學生。
瓦西里（暱稱：瓦西亞）·伊凡諾維奇（或伊凡尼奇）巴扎洛夫的父親，退職的軍醫。
阿里娜（暱稱：阿里霞）·伏拉西葉夫娜 巴扎洛夫的母親。
費多西亞（暱稱：尼奇加）·尼可拉葉夫娜 尼可拉的情婦，後結婚。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阿金左夫（簡稱阿金左瓦，即阿金左夫夫人）年青有錢的孀婦，巴扎洛夫的朋友。
卡奇亞（即卡太林娜）·賽爾格葉夫娜 安娜的妹妹。
H郡主 安娜姊妹的姨母。
波爾非利·卜拉東尼奇 安娜的鄰居。
瑪特維·伊里奇·加利亞金 阿爾卡狄的堂舅。高級文官。
葉夫多克西亞（或阿夫多奇亞）·尼基奇西娜·庫克新（簡稱庫克新娜，即庫克新夫人）與丈夫分居的新式女人。西特尼科夫的朋友。
維克多·西特尼科夫 酒商的兒子，自稱爲巴扎洛夫的學生。
彼得 尼可拉的年青僕人。
卜洛科非奇 尼可拉的老僕。
杜尼亞霞 費尼奇加的婢女。
米奇亞 尼可拉的次子，費尼奇加所生。
狄莫費以奇 巴扎洛夫家中老僕。

「喂，彼得，還看不見？」

問話的是一位年紀滿了四十的紳士，時候是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這紳士上身穿了一件滿是塵土的上衣，下面配一條間格紋的褲子，他從S地驛站裏走出來，立在低的臺階上，頭上沒有戴一頂帽子。他是在對他的僕人講話，那是一個矮胖的年青人，下頷長了些略帶白色的汗毛，一對小眼睛沒有一點光芒。

這僕人；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藍寶石耳環，他的顏色不勻的鬚了油的頭髮，以及他的文雅的舉止——都顯出來他是一個屬於那新的進步的一代的人，他隨意地向着大路那邊望了望，便回答道：

「老爺，看不見，一點也看不見。」

「一點也看不見嗎？」紳士再問一句。

「老爺，看不見。」僕人又回答一次。

紳士嘆了一口氣，就在一條小凳上坐下來。

我們現在趁着紳士縮着脚坐在那里，帶了沉思的樣子望着四周的時候，把他向諸位讀者介紹一下。

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他的產業就在離這個驛站有十五維爾斯特①的地方，這是一片上好的田產，有着兩百個農奴，或者照他自己的說法，——在他把地分了給農人，並且創辦了「田莊」以後——有二千結沙吉納②。他的父親，一個參加過一八一二年戰役③的將軍，是一個粗野的人，沒有受過完備的教育，不過性情却不乖張，這是一個道地的俄國人，他一生都肯磨在軍隊裏面，起初做旅長，後來升任師長，常川駐紮在外省，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階，他成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同他的哥哥帕威爾一樣生在俄國南部（關於帕威爾，我們以後還要談起的）。十四歲以前他一直在家裏讀書，周圍盡是一些平庸的教師，不拘禮節卻又會諂諛的副官以及所有普通的官佐和參謀。他的母親是加利亞金一家的小姐，未出嫁時閨名叫雅嘉芙，可是做了將軍夫人以後便改稱為雅嘉浮克麗亞·苦慈敏尼西娜·基爾沙諾夫，她是屬於那些「官派十足的長官太太」一類的女人。她戴的是華麗的帽子，穿的是繡綉作響的綢衣，在教堂裏總是她搶先走到十字架面前；她講起話來聲音很高，而且嘮嘮叨叨講個不停，她還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給他們祝福——一句話說完，她是儘量地過着享樂的生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因為是一個將軍的兒

子——雖然他並沒有絲毫勇武的表現，而且他甚至沒有被稱為「懦夫」的資格，——便不得不學他的哥哥帕威爾的榜樣，也去報了名進軍隊服務；可是就在他得到委派的消息的那一天，他跌壞了一隻腿，在床上躺了兩個月，好起來時他却成了一個癩子，那一點輕微的殘疾是一輩子醫治不好的了。他的父親只得從此斷念，讓他去做文官。等他到了十八歲父親便帶他到聖彼得堡去進大學。恰好在這時候他的哥哥又在禁衛軍裏供職。父親讓這兩弟兄租了一套房間住在一處，又託了他們的一位堂舅偶爾來照管一下，那是一個現任高等文官，名叫伊里亞·加利亞金。以後父親便回到他的軍隊和他的妻子那裏去。他過了好些時候才給這兩個兒子寄一封信去，大張的灰色信紙上塗滿粗大的軍隊書記體的字跡。在信紙的最後，他選用花體字小心地署着自己的名字：「彼得·基爾沙諾夫，陸軍少將。」一八三五年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在大學畢了業，就在這一年基爾沙諾夫將軍因為閱兵成績不好，被削除現職，只得帶了妻子到彼得堡去住家。他正打算搬到塔夫利奇花園那邊居住，並且已經加入了英國俱樂部做會員，可是他突然中風死了。雅嘉浮克麗亞·苦慈敏尼西娜不久也跟着去世；她過不慣首都的那種沉悶的日子；離開聯隊後的悵鬱寡歡的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愛上了他的房東卜列玻璃文斯基（一個小官吏）的女兒，那時他的父母還活着，這件事情給他們添了不少的煩惱。那是一個美麗的，而且是一般人所謂「前進的」女子。她喜歡閱讀報紙上「科學」欄裏的那些正經文章。他等着自己的喪服一滿，便立刻和她結了婚，並且辭去他父親生前給他謀得的文官職務，同他的妻子馬霞安享家庭的幸福，起初他們住在農林院附近的一所別墅裏，後來搬進城裏一層精緻的小樓房，那屋子有着一道潔淨的樓梯和一個通風的客廳，最後他們又搬到鄉下去，就在那里定住了下來；不久生了一個兒子，阿爾卡狄。這對年青的夫婦過得非常快樂，非常平靜；他們很少有過一刻的分離；他們在一塊兒讀書，四隻手同時彈鋼琴，兩個口同聲唱一首歌。她又種花養雞；他有時也出去打獵，和管理田產上的事務。在這中間阿爾卡狄在快樂平靜的環境中，漸漸地長大起來了。十年的光陰像夢一般地過去。一八四七年基爾沙諾夫的妻子病逝。他差一點兒受不起這個打擊；不到幾個星期他的頭髮就變成灰白了；他正要動身到外國去旅行，希望藉此減除他的悲痛……可是一八四八年就接着來了④。他只得回到鄉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他什麼事都不做，過着一種疏懶的生活，然後對改良他的田地的事情感到了興趣，他便動手做起來。在一八五五年他把兒子送進大學；他同他兒子一起在彼得堡過了三個冬天，他很少出門到什麼地方，只是竭力和阿爾卡狄的一班年青朋友熟識。到第四年的冬天他有事情不能夠去彼得堡，因此我們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見他在這裏等候他的兒子像他自己從前那樣地畢業回來，——他頭髮完全灰白，身子仍還肥壯，不過肩背顯得微駝罷了。

那僕人由於禮節的關係，也許還是因為他不願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便退到大門邊，點燃烟斗抽起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埋下頭，望着那破舊的臺階；一隻帶斑點的肥鷄安靜地邁着黃色的肥腿一步一步地向他走來；一條骯髒的貓羞怯地蜷伏在欄杆上面，對他做出一種不高興的神氣。太陽十分炎熱，從驛站的陰暗的過道中送出一股熱熱的裸麥麵包的味道。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落進沉思裏面了。「我的兒子，……大學畢業生……阿爾卡夏⑤……」這些字眼翻來覆去地在他的頭腦中打轉；他竭力要去想別的事情，可是這類思想又回轉來了。他想起了亡故的妻子……他悲戚地喃喃說：「要是她活到現在就好了。」一隻肥肥的深藍色的鴿子飛到路中來，牠急急地走到井邊一個泥水壑前去飲水。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剛在望牠，可是他的耳邊已經響起了由遠處駛近的車輪聲。

「老爺，好像是他們來了。」僕人突然在門口出現這樣稟報道。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跳起來，注意地去看大路。一輛三四馬拉的車子在前面出現了；他還看見車子裏面一頂大學生制帽的藍帶子，一個熟習的親愛的臉龐的輪廓。

「阿爾卡夏，阿爾卡夏！」基爾沙諾夫一面叫着，一面揮動兩手跑着迎上去……不到一會兒功夫，他的嘴唇便貼在一個年青大學畢業生的無鬚的、滿帶塵土的、太陽晒黑了的臉頰上面了。

註：

① 一維爾斯特等於〇·六六二九英里。——譯者。

② 一「結沙吉納」約等於二·五英畝。——譯者。

③ 即拿破崙攻入莫斯科的戰爭。——譯者。

④ 一八四八年可以說是歐洲的革命年，大部分國家都被捲在革命的波濤中。——譯者。

⑤ 阿爾卡夏是「阿爾卡狄」之暱稱。——譯者。

二

「爸爸，讓我先拍一下身上吧，」阿爾卡狄說，因了旅途的辛勞，他的聲音略有一點發啞，不過這還是孩子的聲音，而且像鈴子那樣的清朗，他高高興興地回抱他的父親：「我把你一身也染上塵土了。」

「不要緊，不要緊，」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慈愛地微笑着，他伸手在他兒子的衣領上拍了兩下，也把自己

外衣拍了兩拍。「讓我好好地看你一下，讓我好好地看你一下，」他說着，便往後退了幾步，可是他立刻又急急地向着驛站的院子走去，口裏嚷着：「這邊，這邊；馬上給我們套馬。」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似乎比他的兒子還更興奮；他似乎有一點兒慌張，有一點兒膽怯。阿爾卡狄止住他。

「爸爸，」他說，「讓我介紹我的好朋友巴扎洛夫給你，我在信裏常常提起他的，他真好，居然肯到我們家裏來作客。」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很快地走回來，走到一個剛從四輪車裏下來的，穿着長長的寬大的粗衣服的高個子面前，那個人過了一刻才把手伸給他，可是他仍舊緊緊地捏住那個人的沒有戴手套的現紅色的手。

「您這次光臨，我十分高興，而且非常感激，」他開始說，「……請教您的大名和您的父名。」

「葉夫金尼·瓦西里耶夫，」^①巴扎洛夫懶懶地可是聲音宏亮地答道；同時他翻下衣領，讓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看見他的整個面孔。這是一張瘦長臉，寬廣的前額，朝下尖的鼻子，大而帶綠色的眼睛，紅黃色的下垂的鬚鬚；一個安靜的微笑使他的臉龐顯得有了光彩，而且表顯出他的自信力和聰明來。

「親愛的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希望您在我們這兒不至於感到沉悶無聊，」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繼續說。

巴扎洛夫的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動，不過他並沒有回答，只是把帽子擱下就是了。他的濃密的長髮掩藏不住他頭上隆起的頭角。

「那麼，阿爾卡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掉轉身來對他的兒子說，「要不要現在就套車，還是你高興休息一會兒？」

「爸爸，我們還是回家休息吧。叫他們就套上馬。」

「馬上就走，馬上，」他的父親同意道，「喂，彼得，聽見沒有？趕快去套馬，好孩子；快點。」

彼得是一個受過新式訓練的僕人，他並不去吻小主人的手，只是遠遠地對他鞠一個躬，便跑出大門不見了。

「我是坐雙輪車來的，不過我另外還給你預備了三匹馬，」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嘮叨地說，阿爾卡狄剛向那個管理驛站的女人要了一鐵杓子的水來，正拿到嘴邊喝着，巴扎洛夫點燃煙斗，向着那個正在卸馬的車夫走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接着往下說：「我的車裏只有兩個座位，我不知道你那位朋友怎樣……」

「他會坐那輛四輪車的，」阿爾卡狄低聲打岔道：「請你不要和他講禮節，他是個了不起的人，非常樸實」

——你以後會明白的。」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馬夫把馬牽了出來。

「喂，快點，大鬍子！」巴扎洛夫對車夫說。

「米吐哈，聽見沒有？」另一個車夫插嘴道，他正站在旁邊，兩手插在他的羊皮衣服後面開的口裏，「這位老爺怎樣叫你？你真是個大鬍子。」

米吐哈不答話，只是把他的帽子輕輕往上一推，然後從那匹流汗的轅馬②身上卸下韁繩來。

「快點，快點，夥計們，來幫個忙，一會兒大家都有酒喝！」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嚷道。

不到一會功夫馬都套好了；父親同兒子坐在雙輪車裏，彼得爬上了車沿；巴扎洛夫跳進了四輪車，把頭放在皮墊子上，於是兩部車子便轆轤地開走了。

註：

①葉夫金尼是名字，瓦西里耶夫或瓦西里以奇是父名，意思是「瓦西里的兒子」，把名字和父名連在一起叫，算是一種客氣的稱呼。——譯者。

②駕在車轅中間的馬。——譯者。

三

「你畢竟在大學畢業，又回到家裏來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他時而拍拍阿爾卡狄的肩頭，時而拍拍他的膝，又說一句：「畢竟回來了。」

「伯父身體怎樣？他好麼？」阿爾卡狄問道，雖然他心裏充滿了真摯的，而且帶點孩子氣的喜悅，他却又願意在這時竭力不談感情的話，只說一些普通的家常話。

「很好。他原本要跟我來接你的，可是因了別的事情他又不能來了。」

「你等了我多久？」阿爾卡狄問道。

「哦，差不多五個鐘頭。」

「我的好爸爸，」阿爾卡狄便轉過身去，在他父親的臉頰上接了一個很響的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輕輕地笑出聲來。

「我給你買了一匹很好的馬，」他說，「你等着看吧。你的屋子也重新糊過了。」

「巴扎洛夫有一間屋子嗎？」

「我們也給他預備一間就是了。」

「爸爸，請你好好地待他。我說不出來我多麼看重他的友誼呢。」

「你是近來纔同他熟識的吧？」

「是，最近纔熟識的。」

「啊，難怪我去年冬天沒有見到他。他是研究什麼的？」

「他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學。不過他什麼都知道。明年他還要去考醫生。」

「呵！他還是醫科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他靜了一會。過後他又伸手指着前面問道：「彼得，那些趕車的是我們的農人嗎？」

彼得朝着他的主人所指的方向望去。幾輛大車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急急地走過，拉車的馬都沒有加上馬勒。每輛車上有一兩個把羊皮衣服敞開的農人。

「老爺，是的，」彼得答道。

「他們往哪兒去，——進城去嗎？」

「我想大概是進城去。」他輕蔑地再加一句：「到酒館去，」同時他微微轉一下頭向着車夫，好像要求那車夫讚許似的。可是車夫連筋肉都沒有動一動；那是一個舊式的人，自然不讚成年青一代人的新見解。

「今年農人給我找了不少的麻煩，」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接着對他的兒子說。「他們不肯繳租。我還有什麼辦法？」

「可是你還滿意那些僱來的長工吧？」

「還好，」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低聲答道。「可是不幸有人鼓動他們起來同我搗亂；他們不肯出力做活。他們把農具都弄壞了。不過他們也還耕了地，做得還不錯。只要事情有了一個頭緒以後，就會完全上軌道的。你現在對田上的事情有沒有興趣？」

「家裏沒有一個蔭涼地方；真可惜，」阿爾卡狄不回答他的問話，却另外說。

「我在北面露臺搭起了一個涼棚，」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現在我們甚至可以在露天裏吃飯了。」

「那麼這會太像一所避暑的別墅了……可是這是廢話。這兒空氣真好！味道多麼新鮮！真的，我覺得世界

上再沒有一塊地方有我們這兒草地一樣香的！而且天色也……」

阿爾卡狄突然閉了嘴，偷偷地朝背後看了一眼，就不再說下去。

「的確是這樣，」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接嘴說，「你是在這兒出世的，所以你對這兒的一切都有一種特別的——」

「得了，爸爸，一個人生在哪一個地方，那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

「不這絕對沒有關係。」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瞅了他兒子一眼，車子又走了半維爾斯特光景，他們兩人誰都沒有講話。

「我不記得我給你的信裏提過沒有，」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開口說，「你的老奶媽葉哥洛夫娜死了。」

「真的？可憐的老婆婆！卜洛科非奇還在吧？」

「還在，一點兒也沒有改變。還是那樣地一天噁哩咕噲。老實說，你在瑪利因諾找不到多少改變的。」

「總管還是舊人麼？」

「啊，這就換了人了。那些做過家僕的農奴自由以後，我決定不再留用，或者至少我不給他們做什麼有責任的事務，」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看見阿爾卡狄望着彼得，便放低聲音解釋道：「*l'leest libre, en effet.*

（法語：的確，他已自由了，）不過，他只是一個當差。我現在用的總管是一個城裏人；他看起來倒像是很能幹的。我給他一年二百五十盧布的薪水。可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到這里，便伸手去擦他的前額和眉頭，這表示出來他心裏的不安，「我對你說過在瑪利因諾找不到什麼改變……這話並不十分正確。我覺得我應當預先對你說明，雖然……」

他遲疑了片刻，然後用法國話說下去：

「也許一個嚴正的道德家會說我的公開說明是不應該的；可是一來事情隱瞞不了，二來，你是知道我對於父子間的關係素來有一種特別的見解。自然，你要責備我，也不是不應當的。在我這樣的年紀……一句話說完……那個……那個女子，你也許已經聽見說過她了……」

「費尼奇加嗎？」阿爾卡狄隨口問道。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紅了臉。

「請你不要高聲提她的名字……唔……她現在跟我同居了。我把她搬了進家裏來……佔了兩間小屋子。不

這還是可以變動的。」

「呵，爸爸，爲什麼要變動呢？」

「你那朋友要住在我們家裏……這有點不方便。」

「請你不用操心巴扎洛夫。他完全不管這種事情。」

「好的，可是對你也不便，」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又說，「最壞的是——我們那間耳房又太小了。」

「得了，爸爸，」阿爾卡狄插嘴說，「你好像在這道歉似的；我想你不害羞吧。」

「自然，我應當羞愧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答道，他的臉越發紅了。

「廢話，爸爸，廢話；請你不要再說了！」阿爾卡狄愛慕地微笑道。他又暗暗地想：「這有什麼可道歉呢？」他的心中充滿了對這位仁慈良善的父親的一種帶謙卑意味的愛，同時還夾雜着一種暗中以爲自己優越的感覺。『請你不要再講了，』他再說一遍，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思想的新進和開通，而大地高興了。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還在擦自己的前額，這時便從指頭底下看了兒子一眼，心裏起了一陣悲痛……可是他馬上又埋怨自己不該這樣。

「我們的田地畢竟到了，」過了這一會功夫他又說。

「那麼前面是我們的林子吧，是嗎？」阿爾卡狄問道。

「是的，只是我把木頭賣出去了。今年他們就要來砍的。」

「爲什麼要賣掉呢？」

「我需要錢用；況且那片地也得分給農人。」

「給那些不繳租的農人嗎？」

「那是他們的事情；況且他們總有一天會繳納的。」

「我很可惜這林子，」阿爾卡狄說，他便眺望起四周的景物來。

他們所經過的田野够不上說是風景如畫的。一片一片的田地接連着，一起一伏地一直連到天際；有些地方可以看見樹林，還有一些曲曲折折的峽谷，裏面長了稀疏的矮樹，簡直就和加塞林女皇時代的舊式地圖上面繪出的景色一樣。他們還經過一些凹岸中間的小河，狹窄分隔的小湖；他們又看見一些小村莊，矮木屋的漆黑的屋頂大半崩塌了，矮樹編成圍牆的穀倉傾斜了，荒廢的打麥場也張開了脫落的大門。教堂中有的是磚砌的，泥灰也剝落了；有的是木料建造的，上面的十字架也歪斜了，墓園裏長滿了荒草。阿爾卡狄的心漸漸地冷起來。

好像故意來完成這幅圖畫似的，他們沿途遇見的農人都穿着破舊的衣服，騎着瘦弱可憐的小馬，一株一株的柳樹被剝下樹皮，斷去樹枝站在路旁，像一排衣服襤褸的乞丐；餓得瘦小不堪的亂毛蓬蓬的母牛，貪婪地亂嚼着溝邊的野草。牠們看起來好像剛從什麼殘暴的惡魔的利爪下面逃出了性命似的；在明媚可愛的春日裏看見這些瘦弱饑餓的畜牲的可憐景象，使人彷彿見到一個白色的幽靈似的，想起了那漫長的寂寥寡歡的寒冷的冬天和牠的風暴與霜雪。……「不，」阿爾卡狄想道，「這不是一個富裕的地方；它給人的印象不是富裕與勤勞；它不能，不能照這樣下去，改革是絕對必需的……可是人怎樣實行改革呢，又從什麼地方開頭呢？」

阿爾卡狄這樣地思索着；……可是就在他思索的時候，春天又恢復了它的力量。四周全是金綠色，那一切樹呵，矮林呵，草啊正在燦爛地發光，並且在暖風的輕拂下微微盪漾；百靈的顫動的歌聲不絕地從四面湧來，黑頭鷗或是在低的草地上呼着名字盤旋，或者靜靜地掠過草叢飛去；白嘴鴉在短短的禾田裏昂頭闊步，讓這一片新綠襯出了牠們的烏黑；一會兒牠們又隱在已經變白了的裸麥中間，不時從那灰色麥浪中伸出牠們的頭來。阿爾卡狄看了又看，他的愁思逐漸減淡，終於完全消失。……他脫下他的外衣轉身向着他的父親，臉色顯得十分高興，而且帶着孩氣，他父親便又把他擁抱了一下。

「現在已經不遠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只要爬上這匹小山，就看得見宅子了。阿爾卡夏，我們在一起一定過得很好；倘使你不得討厭，你還可以幫我管理田產。我們現在應當多接近，應當設法使彼此澈底地了解，你說對不對？」

「自然啦，」阿爾卡狄說；「可是今天天氣真好！」

「它是特地來歡迎你的呢，我的愛兒。這是春天的最可愛的日子了。不過我贊成普式庚的意見——你記得不記得他在『葉夫金尼·奧涅金』^①裏寫了這樣的句子：

「你來了，給我帶來幾多憂愁

春天，春天，戀愛的時候

……」

「阿爾卡狄，」巴扎洛夫突然從後面的四輪車裏叫起來，「給我遞一根火柴來，我沒有東西來點我的煙斗呢。」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停止了唸詩，阿爾卡狄正帶了驚訝（同時也抱了同情）地聽着，這時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銀的火柴匣子，叫彼得得給巴扎洛夫送過去。

「你要不要一支雪茄？」巴扎洛夫又嚷道。

「也好，」阿爾卡狄回答道。

彼得回到車裏，除了火柴匣子以外，還帶給他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阿爾卡狄立刻點起煙來，於是在他身邊便散出一種下等煙的又濃又辣的氣味，使那個從小就不抽煙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不得不把頭掉開，不過他竭力不讓他的兒子覺察到，因為他還害怕這舉動會叫阿爾卡狄感着難堪。

一刻鐘以後兩部馬車停在一所紅鐵皮屋頂、灰色牆壁的新木屋的臺階前面。這便是瑪利因諾，又叫「新邨」，農人却給它起了一個綽號「窮莊」。

註：

①葉天金尼，奧涅金一是詩人普式庚（一七九九——一八三七）的敘事長詩。——譯者。

四

沒有一大羣家奴跑出來到臺階上迎接主人；只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出現了。跟着她又從屋裏走出一個年青人，相貌很像彼得，穿了一件灰色號衣，衣上縫着刻了紋印的白扣子，這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的當差。他默默地開了雙輪車的門，又解開四輪車的暖簾。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同他的兒子，還有巴扎洛夫三個人下了車，走過一間黑暗的，差不多全沒有傢具的廳子，（就在這裏的門後閃出一個年青女人的臉）進了一間有着最新式的陳設的客廳。

「我們現在到家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他取下帽子，並且把頭髮往後一搖。「要緊的是現在我們應該吃晚飯，就好休息了。」

「吃飯當然是不錯的，」巴扎洛夫說，他伸了一個懶腰，便跌坐在一張沙發上面。

「不錯，不錯，我們馬上就開晚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無緣無故地跺腳說。「啊，卜洛科非奇來得剛是時候。」

進來一個六十歲光景的人，他有一頭白髮，和一張瘦削而帶灰黑色的臉，身上穿了一件帶銅鈕扣的肉桂色常禮服，頸上圍着一條淡紅色項巾。他裝起笑臉走過來，吻了阿爾卡狄的手，又對客人鞠了一個躬，便退到門口反背着手立在那裏。

「他回來了，卜洛科非奇，」尼克拉·彼得洛維奇開始說，「他畢竟回到我們這兒了。……啊，你覺得他相貌怎樣？」

「再好沒有的了，」老人說着，又露齒笑了笑，可是他馬上就皺起他的濃眉來。「就開晚飯嗎？」他鄭重地問道。

「好，好，就開吧，」尼克拉·彼得洛維奇回答着，又掉頭向客人：「你要不要先到您的屋子去看看，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

「不要，謝謝；這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請您叫人把我的箱子拿到那兒去，還有，我這件衣裳也帶去，」他說着，便把身上那件絨布大衣也脫下來。

「很好。卜洛科非奇，接住這位先生的大衣。」卜洛科非奇帶着莫明其妙的神氣用雙手接過了巴扎洛夫的「衣裳」，把它捧得高高的，蹣跚着腳走出房去。尼克拉·彼得洛維奇又問他的兒子：「阿爾卡狄，你不要到屋子裏去一下？」

「是的，我倒應該去洗洗臉，」阿爾卡狄答道，他正向着房門走去，這時恰好有一個人從外面進來，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穿一套深色的英國式衣服，繫一條新式的矮領帶，一雙羊皮鞋，這是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他看來大約有四十五歲；他那剪得短短的灰白頭髮正發着黝暗的光，好像新的銀子一般；他的黃黃的，但是沒有一條皺紋的臉是特別地端正，而且輪廓非常清楚，就像是一把精巧的小鑿子雕刻出來似的；在這張臉上還留着一些驚人之美的痕跡，那一對清明而漆黑的杏仁式樣的眼睛尤其美。阿爾卡狄的伯父的全個豐儀在貴族的都雅之外，還保存着青春的俊秀，以及超脫世俗的神情，這種神情乃是二十歲以上的人所少有的。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從褲袋裏伸出一隻柔嫩的、有着長而尖細的粉紅指甲的手來，這隻手被他那單單釘着顆大貓眼石鈕扣的雪白的袖口陪襯着顯得更柔嫩了。他把手伸給他的姪兒。在頭一場歐洲式的握手禮完畢以後，他又照俄國規矩吻了他三下，這就是說，他用他的酒了香水的唇鬚在阿爾卡狄的頰上挨了三下，口裏說，「歡迎。」

尼克拉·彼得洛維奇把他介紹給巴扎洛夫；他把他那柔軟的身子略略彎了一下，並且微微一笑，算是招呼了巴扎洛夫，他並不把手伸給客人，反而將它放回他的褲袋裏去了。

「我倒以為你今天不來了，」他用一種愉快而好聽的聲音，親切地碰了聳肩，同時露出他一嘴漂亮的白牙齒。「路上出了什麼事嗎？」

「一點也沒有，」阿爾卡狄答道；「我們走得相當慢。可是現在我們倒像狼似地餓了。爸爸，請催卜洛科非奇快開晚飯；我馬上就回來。」

「等着，我跟你一道去，」巴扎洛夫突然從沙發上立起來說。兩個年青人走出去了。

「他是什麼人？」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問道。

「阿爾卡夏的朋友，據他說，倒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不是跟我們一塊兒住？」

「是的。」

「那個頭髮亂蓬蓬的東西嗎？」

「唔，是的。」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用他的指尖敲着桌面。「我覺得阿爾卡狄 *Siest degourdi*，（法語：活潑起來了），」他說，「我高興看見他回來了。」

在晚飯桌上衆人很少講話。尤其是巴扎洛夫講得少，不過他吃得多。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敘述了他在自己所謂農夫生涯中所遇到的種種事故，又講起一些就要實行的政府的法案，還談到關於委員會，委派代表，以及採用機器的必要，諸如此類的問題。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在飯廳裏緩慢地來回走着（他素來不吃晚飯），有時他拿起酒杯喝了一點紅酒，偶爾還發出一兩聲「啊，呵哈！哼！」一類的驚嘆。阿爾卡狄講了一些彼得堡的新聞，可是他覺得有一點拘束，通常一個年青人剛剛離開小孩時期，却回到了一個人們一向把他當作小孩看待的地方來，那時他便會有這一種拘束的感覺。他講話故意把句子拉得非常之長，並且避開用「爸爸」這個字眼，有時候他還叫起「父親」來，不過只是在牙齒縫裏含糊地叫了一下；他裝出毫不介意的神氣只顧把酒往自己的杯裏斟，雖然超過了他的酒量，他還是喝光了，卜洛科非奇不轉眼地望着他，嘴唇不停地嚼動。吃過了晚飯大家馬上散去。

巴扎洛夫穿了睡衣坐在阿爾卡狄床邊，抽着一隻短煙斗，一面對阿爾卡狄說：「你那伯父真是一個怪物。想不到在鄉下居然有這樣漂亮的裝束！他的指甲，指甲，你應當把它們送到展覽會去！」

「啊，你原來不知道，」阿爾卡狄答道。「他在當時還是一個出名的漂亮人物。哪一天我來把他的故事講給你聽。他從前真是美得很，不知道迷倒過多少女子呢。」

「啊，真有這回事？怪不得他還是那樣打扮，來紀念他的過去的風流。可惜這兒沒有一個可以給他迷倒的

對象。我把他那漂亮的領子看了不知多少回。他的領子就像雲母石一樣，他的下巴剃得真乾淨。可是，阿卡狄爾·尼可拉以奇，你說，這是不是很滑稽的？」

「也許是的；不過他實在是一個好人。」

「一個古董！可是你父親倒是個很好的人。他浪費時間去讀詩，對田上事情却懂得很少，可是他的心是好的。」

「我父親是一個很難得的好人。」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那種羞怯不安的樣子？」

阿爾卡狄搖搖頭，好像表示自己並不是羞怯不安的。

「這是一件大可驚奇的事，……因此就失掉了平衡。可是再會吧。在我房間裏有一個英國的洗臉架，可是房門却關不牢。不過這究竟是應該獎勵的——一個英國的洗臉架，這代表着進步啊！」

巴扎洛夫走了。阿爾卡狄覺得非常快樂。睡在自己的家中，躺在睡慣了的床上，蓋着一雙親愛的手做的棉被（這也許是那個親愛的奶媽的手，那一雙親切的、溫柔的、不知道疲倦的手），這是甜蜜的。他又想起了葉哥洛夫娜，便嘆了一口氣，祝她的靈魂在天上平安……可是他並不為他自己禱告。

阿爾卡狄和巴扎洛夫兩人不到一會功夫便睡熟了，可是這屋裏的別的人許久都還醒着。兒子的歸來使得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異常興奮。他躺在床上，並不吹滅蠟燭，却用手支住頭，長久地沉思着。至於他的哥哥，過了夜半有好久了，他仍還坐在書房裏，坐在壁爐前面一張大的圈手椅上，爐裏餘燼尚在燃燒。帕威爾·彼得洛維奇還沒有換衣服，只是腳上的羊皮鞋現在換了一雙紅色的中國拖鞋。他手裏拿着最近一期的 *Caligari*（定期刊物），可是他並不讀它；他不轉睛地望着壁爐裏，那兒有一股帶藍色的火焰閃起來，滅了，又再冒上來……上帝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不過他所想的並不祇是過去的事情；他的臉上帶着專注的、陰沈的表情，這便不是一個單單在回憶過去的人所應有的了。在一間小小的內室裏，一個穿着藍睡衣的年青女人坐在一隻大箱子上，她用一方白手帕包了她一頭的黑髮，這便是費尼奇加，她一邊傾聽着，一邊打瞌睡，時常抬起頭看看那扇開着的門，從那門裏看得見一個小孩的搖籃，還可以聽見一個睡熟了的孩子均勻的呼吸聲。

註：

①英譯本作理想主義者。——譯者。

第二天早晨巴扎洛夫起得比誰都早，就到外面去了。「啊，」他向四周望了望不覺想道，「這個小地方並沒有什麼值得誇口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把田分給他的農人以後，他只好在一塊四「結沙吉納」的荒瘠的平地上面蓋自己的新公館。他修建了一所住宅，還修了辦公室和農事用的屋子，另外又佈置了一個花園，挖了一個池子，打了兩口井；可是種的小樹長得並不好，池子裏也沒有積多少水，井水又帶了一點鹽味。只有那個丁香花和薊球花編的涼亭還長得不錯；他們有時就在這亭子裏喝茶用餐。巴扎洛夫不到幾分鐘便走遍了園裏的小徑；他又看過了牛棚和馬廄，碰到了兩個農家小孩，他立刻同他們做了朋友，三個人一起到一個離這宅子有一維爾斯特遠的小水塘捉青蛙去了。

「老爺，你拿青蛙來做什麼用？」一個小孩問道。

「我就要告訴你牠的用處，」巴扎洛夫答道，他雖然從來沒有意思要去得到下層階級的信任，並且他對他們也是很隨便的，可是他有着一種容易得到那些人的信任的特殊本領；「我要把牠們割開，看看牠們身子裏面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你我跟青蛙是一模一樣，不過我們用腳走路罷了，那麼我也就會明白我們身子裏面是怎麼一回事了。」

「你明白牠來做什麼用呢？」

「爲了有一天，要是你生了病，請我去醫治，我免得弄錯。」

「那麼你是一個醫生嗎？」

「對啦。」

「瓦司加，聽見沒有？老爺說你我都是跟青蛙一樣的，真有趣！」

「我害怕牠們，那些青蛙，」瓦司加說，這是一個七歲的孩子，頭髮白得像麻一樣，赤着腳，穿着一件帶硬領的灰色粗布外衫。

「害怕幹什麼？難道牠們還咬人？」

「得啦，小哲學家，踩進水裏去吧，」巴扎洛夫說。

這時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也已起來了，他去看阿爾卡狄，阿爾卡狄已經穿好衣服。父子兩個走出屋子到露